比喻义释义模式探析

胡 玲

（西南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1756）

摘要：认知隐喻不仅是重要的认知手段，也为比喻义释义模式的建构提供了新的思路。作为隐喻映射的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纽带的相似性基础，反映到语言符号上即原义和比喻义之间共同的语义要素，它是比喻义释语的核心和关键。文章从认知隐喻角度分析了比喻义的产生机制和途径；运用组合和聚合关系理论，分析了比喻义释语的语义结构成分；以本义释语为参照原型，根据本义和比喻义释语的同构或非结构关系，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比喻义释义模式。

关键词：比喻义；认知隐喻；释义模式

1. 认知隐喻与比喻义的形成

认知隐喻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手段，也是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当人类又接触到新事物时，以新旧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为基础，从感性经验出发抽象出已知事物和新事物共同特征的意象图式，将已知经验从其所在的认知域映射到新事物所在的认知域，即源域(source domain)向目标域（target domain）的映射（mapping）。这种在相似性基础上通过已知事物来认识新事物的认知手段就是隐喻认知。

相似性是隐喻映射产生的基础和纽带，它可以是人对事物或现象的某一个或多个相似客观特征的提取，如形态、性质、功能、过程、状态、事物之间的关系等，这些特征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可能是人类根据自己对事物或现象的感知，发挥想象能力创造出的相似性联系，或人类赋予事物的情感和文化内涵等。例如，“骨干”本来是指长骨的中央部分，两端跟骨骺相连，里面是髓腔。它处于骨头中间，连接了两端的骨骺，是骨头起支撑力的核心部分，而起主要作用的人或事物也是一个群体、团队或事件的支撑力量，处于中心地位，二者的功能和地位相似。因此，“骨干”就从具体的身体部件的范畴转移到了另一具有相似功能的具体范畴，用来比喻在总体中起主要作用的人或事物。

通过隐喻认知，在已有语符的基础上生发出新意义或利用已有语符来进行创造型组合来表达新事物，本来指称已知事物的词汇被借用来指新事物，该词原本的概念就成了词语的本义，而新的所指的概念就成了在本义基础上引申出来的比喻义。认知隐喻广泛存在于人类的语言中，而且随着人类认知域在不断扩展，隐喻认知所涉及的范围也更广，内容更加丰富和复杂。

1. 语义成分的结构关系及类型

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是以相似性为基础从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产生的语义冲突，或语义偏离（deviation）。因此，以相似性为纽带，从本义到比喻义，指涉对象也就发生了改变。根据组合和聚合关系的理论，词典释义是将语符按照一定的规则顺序进行组合排列，形成一个线性序列的语符串。比喻义与本义之间的关系就表现为从聚合层面对某些语义成分进行替换和调整。施春宏（2002）将名词的语义结构成分划为关涉性语义成分和描述性语义成分，前者指在名词的语义内涵中起介绍、指别、涉及等作用的内容；后者指在名词语义内涵中起描写、修饰、陈述等作用的内容。[1]他将这种语义分类扩展到了动词和形容词，并用于比喻义的生成研究。并指出，关涉性语义成分是使名词之所以成为名词的核心功能义素，描述性语义成分是使动词和形容词之所以成为动词和形容词的核心功能义素。[2]语义成分分析法虽然建立在义素基础上，却不仅限于义素。它包括词典释义中显示出来的义素，一般体现的是实质性的核心特征，此外，可能还包括释义中没有显示的潜在的、隐性的义素，这些可以通过观察和分析提取出来。

我们将施春宏的语义类别划分运用于分析比喻义释语，通过语义成分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分析，来探究比喻义的释义模式。关涉性语义成分是语义的关涉对象，从隐喻认知映射机制来说，体现的是认知域，因此，从本义到比喻义即关涉性语义成分的替换，以实现认知域的迁移；而描述性语义成分为修饰成分，是对语义的关涉成分其描写、修饰和陈述的，从语义来说，体现的是本义和比喻义语义间的相似关联，从隐喻认知的映射机制来说，映射产生的相似性基础就存在于描述性语义成分中。但是，不同的隐喻映射所根据的相似性特征是不一样的，有的在本义语义中已经呈现出来，而有的从本义语义中找不到，而是隐含在本义之后，需要提取出隐性的语义特征或者需要我们在客观特征基础上发挥想象力去创造相似性关联。

1. 比喻义释义模式的建构

比喻义是以相似性为基础从本义引申而来的，但引申的基础并不一定都是在本义中显而易见的。大多数情况下，比喻义的结构与本义是相对应的，这是较为显在的引申，比如“钓饵”本义是“钓鱼时用来引鱼上钩的食物”，也比喻“用来引诱人的事物”，本义和比喻义之间的结构关系就十分明显。还有一部分比喻义与本义的引申关系则不是那么明显，并不能从字面或者本义直接理解，如“肘腋”本指“胳膊肘儿和夹肢窝”，比喻义“极近的地方（多用于祸患的发生）”就是提取了本意中两个组成部分共同的特征。我们将比喻义释义和本义释义的这两种关系称为同构与非同构关系，由此归结出比喻义释义的两种模式。谭学纯（2008）曾用比喻义组合轴（句段关系）和聚合轴（联想关系）的图式模型来阐释比喻义的释义模式，[3]我们借鉴其组合轴和聚合轴的模式加以深入扩展。本文以《现汉》（第6版）中收录的含比喻义的词语为研究对象，根据对《现汉》的考察发现，含比喻义的主要为名词和动词。名词和动词的释义模式可推及惯用语、成语、谚语、俗语、歇后语等熟语，因此本文主要针名词和动词的释义模式展开讨论。

1. 比喻义与本义释语为同构关系

从组合关系来看，比喻义释语和本义释语的语符的结构上是基本对应的；从聚合关系看，比喻义是通过对原型释义结构对应位置上的关涉性语义成分和描述性语义成分进行置换和调整而形成的。由此我们可以推出与本义释语成同构关系的比喻义的释义模式，如图1：



图1. 与本义释语同构的比喻义释义模式

在横轴上，本义语义成分按一定语法规则组合成本义释语结构（A+B+C+D+……），以该句法结构为原型框架，纵轴上将关涉性语义成分替换掉，保留部分或全部描述性语义成分或将描述性成分替换成具有相似语义内涵的成分，由此得到与本义语义成分相对应的比喻义的释语结构为（A’+B’+C’+D’+……）。

1. 名词。比喻义与本义同构关系的名词一般字面上就带有描述性成分，以偏正式为主。因此，比喻义释语结构也是与词语结构相一致的，释语结构为：定语（Attribute）+中心语（Noun）。按照以上释义模式在横纵轴上表示为图2。



图2. 与本义释语同构的名词比喻义释义模式

定语分为描写性定语（D）和限定性定语（R），描写性定语说明中心语的性质状态，即描写性语义成分；限定性定语说明中心语的领属、时间、处所、材质、用途等，一般包含了除了中心语本身之外的关涉性成分。在生成比喻义时，N被替换成属于另一认知域的N’。如果A是单一的限定性定语R，那么R会被替换成另一认知域的R’；如果A是单一的描写性定语D，那么D的语义会部分或全部保留在D’中或被替换成具有相似语义内涵的D’；如果A既包含了限定性定语又包含了描写性定语，即（D+R）的组合，那么D和R 分别按照前两种方法变成（D’+R’）。如：

【低潮】 本义： 潮水 + 在一个涨落周期内的 + 最低 + 潮位。

→比喻义：事物 + 在发展过程中的 + 低落 + 阶段。

【暗流】 本义： 地下的 + 水流。

→比喻义：潜伏的 + 思想倾向或社会动态。[[1]](#footnote-1)

“低潮”一词的本义和比喻义释语结构均为“定语+中心语”，构成同构关系。本义释义中的“潮水”、“潮位”是关涉性语义成分，“在一个涨落周期内的”、“最低”是描述性语义成分；从本义到比喻义，关涉性语义成分被替换成了“事物”和“阶段”，描述性语义成分“在一个涨落期内”替换成了“在发展过程中的”，“最低”的语义被保留，变成近义的“低落”。两组语义成分按照相同的语法规则进行组合，形成两个同是偏正结构的线性语义表达式，这是横向的组合关系。从纵向来看，在本义和比喻义这两个结构相同的表达式中，相同语法位置上的成分相对应，形成了本义释语与比喻义释语之间的同构关系。“暗流”的本义和比喻义释语结构同样是“定语+中心语”的同构关系。本义的关涉性语义成分为“水流”，描述性语义成分为“地下的”，比喻义的关涉性语义成分为“思想倾向或社会动态”，描述性语义成分为“潜伏的”。语义中的关涉性语义成分由“水流”置换成了“思想倾向或社会动态”，是从具体的自然物领域到抽象的思想和现象领域；描述性语义成分“地下的”虽然完全被替换成了“潜伏的”，但是两个词都有“秘密的、隐藏的”的意思，二者的语义内涵是相似的。

1. 动词。动词结构类型较多，以述宾式、主谓式动词为主。以单一动词作为本义释语的词语很少，绝大部分本义释语都带有状语或补语成分。对于不同的动词，除谓语之外的其他句法成分的隐现情况各异。其释义模式如图3所示：



图3. 与本义释语同构的动词比喻义释义模式

动词的本义释语一般为S（主）+V（谓）+O（宾）结构，其中，谓语动词为不可缺少的核心成分，主语和宾语可能不出现。谓词性中心语是最关键的描述性语义成分，状语和补语也是描述性语义成分，关涉性语义成分一般是主语和宾语，有的释语中没有主语或宾语，动作的关涉对象则在状语中体现。关涉性语义成分体现在主语、宾语、限定性定语成分以及体现关涉对象的状语成分中，描述性语义成分体现在描述性定语成分、体现状态的状语成分以及补语中。其中，带定语的主语和宾语的模式即为前面名词的模式。如：

【换血】本义： 更换 + 体内 + 部分或全部血液。[[2]](#footnote-2)

→比喻义： 调整、更换 + 组织、机构等的 + 成员。

【泛滥】本义： 江河湖泊的 + 水 + 溢出。

→比喻义： 坏的 + 事物 + 不受限制地流行。

 “换血”是动宾式动词，本义的核心语义是“更换血液”，“血液”前的修饰成分为“体内”和“部分或全部”，“体内”和“血液”就是本义的关涉性语义成分，“更换”和“部分或全部”为描述性语义成分。其比喻义依照本义的动宾结构框架，保留了描述性语义成分“更换”，将关涉性语义成分“体内”和“血液”替换成了“组织、机构”和“成员”，实现了认知域的转移。更换体内血液与更换组织机构成员在事理上有相似的意象图式，因而比喻义与本义释义也形成了同构关系。“泛滥”是并列式的动词，本义释语“江河湖泊的水”+“溢出”与比喻义释语“坏的事物”+“流行”同是主谓结构，形成关系上的相似性。“江河湖泊的水”和“事物”分别是本义和比喻义的关涉性语义成分，反映了隐喻映射的认知域转移；“溢出”、和“流行”则是本义和比喻义关涉性成分作陈述的描述性成分，比喻义释语添加了描述性语义成分“不受限制地”作为“流行”修饰成分，但是比喻义语义与本义语义的核心结构整体一致，语义框架并没有改变。

1. 比喻义与本义释语为非同构关系

大部分比喻义释语与本义释语在整体结构上是同构关系，只需通过替换原型释语中的关涉性语义成分、调整原型中的描述性语义成分就能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结构关系或相似性特征较突出，易把握。还有一部分隐喻是基于认知能力创造的相似性，因此，在比喻义的生成过程中，原本没有出现在本义释语中的义素被激活，其比喻义是通过抽取本义释语中显现出来的一部分语义成分或者本义背后潜藏的隐性语义整合而成的。这种比喻义释义模式的词语分为并列式和非并列式两种。

1. 并列式

并列式词语一般是字面上或本义语义中都没有描述性语义成分的双音节词语。词典释义所包含的语义成分都是主要的、核心的语义，而事物的某些性质和特征并没有在释语中一一呈现出来，构成这些并列式名词的词素虽然有本身的意义，但并列组合之后就相当于词汇化的短语结构，整个词的本义是二者字面义的结合，就没有任何表述其性质特征的描述性语义成分，需要通过提取隐含的描述性语义成分来生成比喻义的。

1. 名词。并列式名词的本义是两个名词组合成的并列式，这两个名词也是本义语义的关涉性成分，二者一般属于同一认知域，构成相同、相近、相关或相反关系。在建构比喻义语义时，在本义中没有体现的相同、相近、相关或相反关系的某一方面被激活，替换成语义相近的成分，作为核心的关涉性语义成分被置换，经组合构成“定语+中心语”结构的比喻义释语。如：

【冰霜】本义：冰和霜。 →比喻义：a.坚贞的节操。b.严肃的神情。

【伯仲】本义：兄弟排行的次序。 →比喻义：不相上下的人或事物。

“冰霜”是“冰”和“霜”组成的并列式名词，本义就是冰和霜，只有关涉性语义成分，没有描述性语义成分。两个比喻义都不是根据本义“冰和霜”的语义成分和结构来建构，而是提取了隐含在字面之后的洁白和寒冷的特点，“坚贞的节操”中“坚贞”提取的特征是洁白，“严肃的神情”中“严肃”提取的特征是寒冷。“伯仲”同样是并列式名词，“伯、仲、叔、季”是兄弟排行的次序，伯是老大，仲是第二，叔是第三，季是最小的，“伯”和“仲”是两个连续的兄弟排行，因此，“伯仲”的比喻义“不相上下的人或事物”是提取了本义字面之后隐含的“伯”和“仲”之间相差不大的关系。这类词语还有：草芥、豺狼、枝蔓、水火、牛马、膏血、心腹、骨肉、蝼蚁、霸王，等。

1. 动词。构成并列式动词的两个成分语义也可能是相同、相近、相关或相反关系。本义释语一般是由两个核心动词组合成的并列式，很少出现关涉性语义成分和除核心谓词以外的其他描述性语义成分，通过提取隐含的体现二者的共有特征或二者关系的描述性语义成分，再将描述性语义成分置换，就得到了比喻义的释语。如：

【煎熬】本义：“煎”指把东西放在水里煮，使所含的成分进入水中；“熬”指为了提取有效成分或去掉所含水分、杂质，把东西放在容器里久煮。→比喻义：折磨。

【践踏】本义：踩。→比喻义：摧残。

“煎”和“熬”的共同之处是需要长时间的火力。人长时间受某事折磨以至精力和意志被消耗或身心受损伤的经历，与“煎”和“熬”两种烹饪方法的过程和结果十分相似，通过相似特征的产生联想，形成隐喻映射。“践”和“踏”的本义都是踩，从字面义看是脚实施的一种动作行为，但这种行为实际上隐含了其对受事所造成损害的影响，其比喻义中的“残”正是体现了这一隐含特征。这类词语还有：沉浮、宰割、切磋、堆砌、泛滥、腐朽，等。

1. 非并列式
2. 名词。非并列式名词的比喻义中的描述性语义成分与本义中的描述性语义成分不一定有直接的相似性联系，因此，本义释语和比喻义释语之间没有可直接对应的结构成分，但两者都隐含着共有的相似性特征。一般为“名+名”结构的偏正式。如：

【草包】本义：[名]装着草的袋子。→比喻义：[名]无能的人。

【葭莩】本义：[名]芦苇茎中的薄膜。→比喻义：[名]疏远淡薄的亲戚关系。[[3]](#footnote-3)

“草包”一词的隐喻中，“包”隐喻的是人的外在躯体，“草”隐喻的是人的内在，“草”还隐含着的一个特征是“没有价值的”。内在缺乏能力或学识的“无能的人”和“草包”一样具有“没有价值”这一特征，二者因此构成隐喻。“葭莩”是芦苇茎中的薄膜，薄膜具有脆弱、不牢固的特征，疏远的亲戚之间的关系也具有同样的特征，因此，以“葭莩”比喻疏远的亲戚关系，是基于二者隐含的共同特征。

1. 动词。一部分非并列式动词隐喻的相似性并不能在字面或本义释义中体现，一般是核心动词隐含的某种特征。因此，比喻义释语结构不能与本义释语结构直接对应，比喻义释语中关键的描述性语义成分与本义核心动词隐含的特征相联系，这一特征即为即二者构成隐喻的相似性基础。此类非并列式动词一般为“动+名”结构的述宾式。

【撑腰】本义：[动]抵住腰部。→比喻义：[动]给予有力的支持。

【比肩】本义：[动]并肩。→比喻义：[动]居同等地位。

“撑腰”本是指用手支持着腰部，这一具体行为动作经隐喻转移到抽象领域，比喻在精神等方面给予别人有力的支持。经过隐喻，“撑腰”一词的隐含义“用力”被激活，成为比喻义中关键的语义成分，也是作为行为动作的“撑腰”与作为抽象意义的“撑腰”之间的相似性联系点。“比肩”一词本义即字面义肩并着肩，隐含着“高低处于同等空间位置”的意思，这一隐含义在隐喻中被激活，用来比喻抽象的地位处于等同水平。

1. 结语

根据隐喻形成的相似性基础和相应词语比喻义与原义释语结构关系来看，作为隐喻基础的相似性特征越明显，比喻义与原义释语的对应关系越清晰，释语结构越一致。大多数词语比喻义释语可以本义释语为参照原型，通过置换关涉性语义成分、保留或调整描述性语义成分得到的，比喻义与本义释语形成同构关系；多数并列式名词和并列式动词，以及少数“名+名”结构的偏正式名词和“动+名”结构的述宾式动词，隐喻的相似性特征不明显，一般不体现在字面义和本义中，因此不能在本义释语框架内通过语义成分调整得到比喻义释语，而需要抽取隐性语义，比喻义和本义释语就形成非同构关系。

1. 注释：

《现汉》中“低潮”的本义为“在潮的一个涨落周期内，水面下降的最低潮位”，比喻义为“事物发展过程中低落、停滞的阶段”；“暗流”的本义为“流动的地下水”。此处均根据本文的释义模式作了调整。 [↑](#footnote-ref-1)
2. 本文用例中的“换血”“冰霜”“煎熬”“撑腰”在《现汉》中均无本义释义，本义释义为作者根据语素义添加。 [↑](#footnote-ref-2)
3. 《现汉》释义为“借指关系疏远的亲戚”，未作为比喻义处理，我们根据该义项语本义之间的关系，认为该义项应为比喻义，并对其释义作了调整。

参考文献：

[1] 施春宏.试析名词的语义结构[J].世界汉语教学.2002(04):18.

[2] 施春宏.比喻义的生成基础及理解策略[J].语文研究.2003(04):21.

[3] 谭学纯,肖莉.比喻义释义模式及其认知理据——兼谈词义教学和词典编纂中的比喻义处理[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8(01).

An Analysis of the Metaphorical Meaning Interpretation Mode

Hu L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1756, China)

Abstract: Cognitive metaphor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cognitive means, but also but also provides a new way of thinking for the metaphorical interpretation mode. The similarities, as the basis of metaphor mapping between source domain and target domain, are the common semantic elements between the original meaning and the metaphorical meaning, which are the core and key parts of metaphorical meaning interpret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metaphorical mea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gnitive metaphor; apply combination and aggregation theory on the semantic structure of metaphorical meaning; take the original meaning interpretation as a reference prototype provides an operational metaphorical interpretation mode according to the isomorphic or non-isomorphic relationship between original meaning and metaphorical meaning.

Keywords: metaphorical meaning; cognitive metaphor;interpretation mode

**作者简介：**胡玲（1990-），女，四川乐山人。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西部园区西南交通大学 [↑](#footnote-ref-3)